

散文诗·美景履痕

# 云端的西顶 (组章)

□王 剑

## 西顶日出

静，花朵初绽一般的静。几粒星斗，悬挂在天际。西顶的夜，除了一两声狗叫，就是无休止的撕扯的风。

沿着山路走去，黑暗中，只听见“嚓嚓”的脚步声。太阳还没有醒来，层层叠叠的远山，还只是一个轮廓。几只仙鹤，敛起翅膀，在深山里打坐。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甜香，荒草中的酸枣树，举着枯干的红果。核桃抛开浑身的欲望，神态悠然。柿子挑起最后的灯盏，为我们照明。

等待，以散文诗的名义，静静地等待。诗人们抱紧了双臂，裤脚上，沾满了鬼圪针带刺的热情。山脊上泛起了一抹绯红，继而，如同一个蛋黄摔在黧黑的山石上，迸溅出金色的光亮。“太阳出来了！”谁的尖叫，像个惊喜的孩子。诗人陈峻峰举起了单反，镜头里的电线，在晨风中晃动，仿佛跳跃的五线谱。阳光洒在西顶。山坳里的古村落，慢慢睁开了眼。

这时，我们听到了鸟的欢叫。那么多的鸟，一下子叫成了交响曲。

## 西顶，真美

西顶，云端的西顶，在时光深处，质朴而端庄。

无论怎么看，都是一幅凝重的油画。方方正正的青石，垒砌成房基、院墙。石板铺成的小路，弯弯曲绕。几根木桩一插，就是木栅栏。这样的随意，

很美。

西顶的天空，在湛蓝里洗了又洗。一只鸟巢，擎着巨大的秘密。大尾巴松鼠，在树枝上跳来跳去，很美。

夕阳西下，羊群还在啃食最后的青草。山道上，一头毛驴驮着一袋玉米。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，不紧不慢地跟着，很美。

山村里，公鸡在草丛里觅食。几只黄狗，在小巷里跑来跑去。农家的土墙上，挂起了一串串鲜红的辣椒。灶房里，飘荡着谷物新熟的清香，很美。

端起一海碗菜粥，大口大口地嚼着，很美。看着一朵黄黄的野山菊，在茶杯中徐徐绽开，很美。

夜晚，拥着一床粗布棉被，入眠，很美。梦里，仿佛又回到了老家。那种暖暖的感觉，也很美！

## 叶的呐喊

火红或者金黄。每年从秋天开始，漫山的树叶，总是不管不顾地给西顶，披上一件彩色的衣衫。

瓦蓝的天空下，叶子肆无忌惮地红着，淋漓尽致地黄着。它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含蓄，用热情为云端西顶，打下一片辽阔的江山。

再没有什么，比这更霸气的了！喧嚷的叶子，高昂着头的叶子，多么像无畏的呐喊！

它们已经受够了大山深处的封锁和暴行，挣脱重重黑暗，似乎在向我们作一场轰轰烈烈的演讲。

它们燃烧着光、美好和信仰，向云

端西顶，传递着爱，传递着温暖，传递着幸福。

我们肃立，长时间地鼓掌。掌声隆隆，在太行山谷里回荡。

## 王家辿的瓦屋

房屋很老了，青石垒成的墙，木格子窗户，蓝瓦苫的顶。瓦上有深绿的苔藓。一棵棵瓦松，在秋风中颤动。

屋檐下，悬着几串老玉米，镰刀和锄头卧在墙角，反刍着岁月。

柴火做饭，驴车拉货，碓臼舂米。从水井里汲出水来，就能在屋后浇出一片碧绿的菜园。

六百多年了，饮清风玉露，吃草菇山鸡，看云起云落。莫非这就是古村人神仙般的田园生活？

碾坊和磨坊里，毛驴的蹄印仍在。村头的根雕上，绿色的生命仍在。红油香椿皮肤细腻，走过去摸一摸，我们仍能感觉到慈爱的温度。

一条公路穿过王家辿，百年橡树和黄楝树，静静望着蜗行的车辆，不喜，也不悲。

镶在墙上的元宝，看上去仍像是元宝。被囚禁的那头狮子，它的头颅去了何方？一只悬壶济世的葫芦，里面藏着多少神奇的秘密？

红色的种子，已经扎根。八路军的故事，到处流传。太行山挺起硬实的脊梁，仍将庇护山村的未来。

傍晚，一切都显得安静。只有石缝里的一丛野菊花，长得没心没肺，分外迷人。

诗歌·紫陌红尘

# 冬夜 (组诗)

□尹文阁

冬夜  
是属于  
篝火，鸟羽，与梅香的

一滴水  
一念之间  
穿上了雪花的衣裳

还有  
随小村一起  
沉下去的嘈杂和秘密

## 雪花

一豆灯光  
贴在苇塘村的胸口

雪，慵懒地下  
有树枝突然发出断裂的脆响  
有人围炉熬夜窃窃私语  
像长短句，像叮咛

雪花  
好像摸到了它的暖  
身子翘起了一下  
落在瓦楞上

我妄想  
用雪花拴住时光  
小南风已灌满了它的衣袖

## 梅花

某个时候  
我沉默不语  
漫天飞舞着璀璨的雪花  
当无边的黑夜  
向我袭来  
我深吸一口气  
意守丹田  
然后，操起笔  
舞起朵朵的梅花  
驮退宣纸上的满园苍白

那是一种岁月之树  
每一年的冬天  
依旧站在门前  
向我招摇  
禁不住她的微笑  
走了进去  
便成了一段枯枝

## 不值一提

光阴慢  
慢过旁敲侧击的枯萎  
树枝，嘎吱一声落下来  
瓦屋裸露，炊烟连成一片起伏的海

一阵风吹弯了湖里虚火的芦苇  
几只麻雀掠过空荡荡的旷野

大地安静下来  
像在回忆，又像是风的孤寂  
在沙颍河原野上不值一提

随笔·乡村风物

# 何时蒹葭再苍苍

□魏增瑞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”美好的诗句被吟诵了几千年，蒹葭不是什么稀罕物，其实就是芦苇。普普通通的植物，竟被先人们写进了诗歌，那梦幻般唯美的诗句不知熏陶了多少人浪漫的情感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大多数乡村都种有芦苇，池塘中，寨河里，小溪旁，“浅水之中潮湿处，婀娜芦苇一丛丛”，虽感觉有点荒凉，但也充满了诗意。有芦苇的池塘里，水格外清澈，鱼儿自由自在在水中徜徉，有芦苇做屏障，再淘气的孩子也不敢下水打扰它们，因为苇子茬儿扎破脚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长满芦苇的寨河里，芦苇深处总会有几只水鸟在嬉戏，它们欢快地歌唱，那声音好像从清水中濯洗过一样，清脆而水润，最有情致的是长满芦苇的小溪，“叮叮咚咚”的流水像扬琴般音色明亮，微风吹动芦苇的“沙沙”声轻柔纤细，天籁之音的

自然搭配，真乃朱弦三叹。

乡亲们白天忙完农活儿，晚上并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。吃罢晚饭，二叔就拿一支竹笛坐在寨河边一块荒芜的草地上随意地吹。寨河里长满了芦苇，悠扬的笛声在芦苇丛中回荡，引得一些虫鸟也展开了歌喉。当半月西下，月亮在芦花间晃动，朦胧中的二叔剪影与之叠加在一起，真的是一幅绝妙的意境画卷。

秋天，芦苇在风霜中慢慢干枯了，二叔把苇子都割回到家里，然后用锋利的竹刀破成一条条篾子，接着放进寨河中浸泡，当苇篾子泡得足够透的时候，捞上来在麦场上脚踏石碾反复地碾压，苇篾子被碾压得平整柔软，用竹刀刮去冗余的毛刺，这时的苇篾子可以像绳子般在手指上缠绕，古人形容的“蒲苇纫如丝”还真是恰如其分。二叔是一个心细的人，他编出的席子方方正正，洁白如云，花纹像河水的涟漪般好看。编织一段时间，二叔就把几顶席子卷起来用肩挑着到集市上卖，由于席子质量好又便宜，总是早早就卖完了。凭借这个手艺，几年后二叔就把旧草屋换成了新瓦房，日子过得比一般人要宽裕。

冬天来了，二叔不闲着，他开始用芦花拧草鞋了。拧草鞋可是男人的专利，所谓“拧”，就需要有手劲，有

手劲的人拧成的草鞋才结实。草鞋底子是用桐木做的，厚度大约两寸左右，鞋底周围钻了一圈相互间隔大约一厘米左右的小孔，把一条条细绳子的一端用竹签固定在小孔中。二叔就把编制席子时剪下来的芦花放进水中浸泡，被泡软的芦花和鞋底上的小绳子拧在一起，如此反复。几天时间，一双新草鞋就做好了。做好的草鞋放在室外慢慢晾干，穿起来既保暖又不出脚汗。大雪纷飞，冰冻严寒的天气，穿着草鞋围着火炉听老人们讲故事，在室外雪地上尽情地玩耍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还真是一件惬意的事。

大约20世纪70年代以后，乡村的芦苇好像突然之间没了踪影，光秃秃的池塘干涸了，杂草丛生的小溪也断流了。或许没有水的滋养，抑或是失去了使用价值，芦苇被人们随意地斩草除根。我常想，没有了芦苇的乡村也许物质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，就像枝繁叶茂的大树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干，总是少了点灵气，少了不可言状的神韵。也许我的愿望奢侈了一点，我期望有朝一日，宁静的村庄重新被芦苇点缀，让曾经美丽的乡村重新回归自然，让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诗情画意重新成为乡村的本真，那该是多么让人留恋的田园风光啊！



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